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一回 陸都管輔孤忠幼主 冷於冰下第產麟兒

詞曰： 輔幼主，忠義不尋常，白雪已侵髮鬢緣，青山不改舊肝腸，千古自流芳。困棘關，毛穎未出囊；解名雖屈龍虎榜，麟兒已產麝蘭芳，接續舊書香。

——右調《知足樂》

且說明朝康靖年隊直錄廣平府成安縣，有一紳士，姓冷，名松，字俊彫。其高祖冷謙，深明道術，在洪武時天下知名，亦周顛、張三丰之流亞也。其祖冷延年，精通岐黃，兼能針灸，遠近有神仙之譽；由此發家，廣置田產生意，遂成富戶。他父冷時雪，棄醫就學，得進士第，仕至大常寺正卿，生冷松兄妹二人。女嫁於同寅少卿江西饒州府萬年縣周懋德之子周通為妻，冷松接續書香，由舉人選授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，歷任六年，大有清正之名。只因他賦性古樸，不徇情面，同寅們都厭惡他，當面都稱他為冷老先生，不敢以同寅待他；背間卻不叫他冷松，卻叫他是冷冰。他聽知冷冰二字，甚是得意。後因與本管知府不和，兩下互揭起來，俱各削職回籍。

這年，他妻吳氏，方生一子，夫妻愛如琪璧。到七歲時，生得秋水為神，白玉作骨，雙瞳炯炯。瞻視非常，亦且穎慧絕倫。凡詩歌之類，冷松只口授一兩遍，他就再不忘；與他講解，他就會意。冷松常向吳氏道：「此子將來不愁不是科甲中人。得一科甲，便是仕途中人。異日身涉宦海，能守正不阿，必為同寅上憲所忌，如我便是好結局了；若是趨時附勢，不過有玷家聲，其得禍更為速捷，我只願他保守祖業，做一富而好禮之人，吾願足矣！我當年在山東做知縣時，人都叫我做冷冰，這就是生前的好名譽，死後的好諡法。我今日就與兒子起個官名，叫做冷於冰。冷於冰三字，比冷冰更冷，他將來長大成人，自可顧名思義。且此三字刺目之至，斷非仕途人所宜，就是家居，也少交接幾個朋友，勾引他混鬧，也是好處。我再與他起個字，若是定再拈住冷於冰三字做關合，又未免冷上添冷了，可號為不華，亦黜華尚實之義也。」

於冰到了九歲上，方與他請個先生姓王，名獻述，字岩耕，江寧上元縣人，因會試不中，羈留在京。此人極有學問，被本城史監生表叔胡學賢慕名請來，與史監生做西賓，教讀子姪，年出修儀八十兩。只教讀了六七個月，史監生便嫌館金太多，沒個辭他的法子，只得日日將飲食、茶飯核減起來，又暗中著人道意：「若王先生肯少要些修金，便可長久照前管待。」獻述聽了大笑，立即將行李搬移在本城關帝廟暫住，一邊僱覓牲口，要起身入都。冷松素知王獻述才學，急遣人約請，年出修金一百兩，教讀於冰。

於冰到了十二歲，於經、史、詩、賦、引跋、記傳、詞歌、四六、古作之類，無不通曉；講「八股」二字，奇正相生，竟成大家風味。光陰荏苒，於冰孝服已滿，是年該會試年頭。陸芳差柳國賓跟隨王獻述入都，三年修金之外，更贈盤費。陸芳叮囑國賓：「若先生中了，可速回達知道；如是不中，務必請他回來。」柳國賓領命去了。不意獻述文章房官薦了兩次，不中大主考之目；獻述悲憤兩日，決意回南。怎奈得柳國賓再四跪情，獻述一則戀於冰是大成之器，二則想自家是個窮儒，回到家中也不過以教學度日，到只怕遇不著這樣好東家。遂拿定主意，等候下科，托同鄉將修儀寄與他兒子收領，復回成安縣來，與於冰雞窗燈火，共相琢磨。於冰到十四歲，竟成了個文壇宿將，每有著作，獻述也不能指摘破綻，惟有擇其尤佳者圈之而已。到考童生時，獻述道：「你這名諱，做田舍翁則可，若求功名，真是去不得。我若與你改了名諱，又違了你父命名之意，今將你的字不華應考如何？」於冰道：「字、諱皆學生父親所命，即以字作名，亦無不可。」商議停當。到縣考時，取在第一；次後府考，又取在第一。成安縣哄傳了冷家娃子，小小年紀，真是個才子。次年學院黃崇禮奉臨廣平，於冰又入在第一；復試時學院大加獎譽，言：「不華文字，不但領袖廣平，定必大魁天下！」又向諸生道：「你等拭目俟之，他中會只三五年內。」又囑於冰道：「你年未成丁，即具如此才學，此蓋天授，非人力所能為也！入學後，切勿下鄉試場，宜老其才為殿試地。我意你入場必中，中必會，會後不能置身鼎甲，不但屈你之才，亦且屈你之貌。若止中一散進士，我又代你受屈！從古至今，從未有十六七歲人就做了狀元者，你須二十歲外則可以入仕途矣！」科考又拔取為第一。從此文名遠播，通省皆知。那些紳衿富戶見於冰人才俊雅，學問淵博，況兼家道豐裕，誰家不想他做個女婿？自此媒妁往來，日夕登門。陸芳也願小主人早偕花燭，完他輔孤心事。與先生相商，獻述道：「學生才十四歲，到十七八歲完婚也不遲。況娶親太早，未免剝削元氣，使此子不壽，皆你我之過也。你只可留心一門當戶對、才貌兼全女子，預先行聘為是。」陸芳深以為然。凡議親的來，皆以好言回覆，卻暗中探訪著卜秀才的女兒，年方十五歲，是有一無兩人物；又使家中七八個婦女以閒遊為名，到卜秀才家去了兩次，相得皆名實相符，然後遣媒作合，一說立即應許，擇日下了定禮。這個卜秀才名復拭，為人甚是忠厚；妻鄭氏亦頗淑賢。夫妻二人年四十多歲，止有一子一女：女兒乳名瑤娘，兒子才三歲。家中有二頃餘田，也還將就過得。今日將女兒許配於冰，夫妻喜出望外。

再說於冰到第二年七月間，同王獻述入都下鄉試場，跟隨了四個家人起身，師徒二人寓在東河沿店內。彼時已七月二十左近，於冰忽然破起腹來，諸藥皆止不住；到了八月初間，於冰日夜泄瀉，連行動的氣力俱無，出入憑人扶掖，王獻述也愁得沒法了。到初十後，於冰的肚不知怎麼就好了。眼看得別人進二三場，他雖是個少年娃子，卻深以功名為意，常向人說：「人若過了二十中狀元，便索然了。」其立志高大如此。今日不得入場，他安得不氣死，恨死！獻述再三寬慰，方一同回家，逐日裡愁眉淚眼。獻述道：「我自中後，屈指十二年，下了四次場：一次污了卷，那二次倒都是薦卷，俱被主考撥回。你是富戶人家，我家一個寒士，別無生意，只有從中會內博一官半職，為養家餬口地步；若象你這樣氣起來，我久矣就該氣死了！你今年十五歲，就便再遲兩科不中，才不過是二十一二的人，何年未弱冠便干祿慕名到這步田地！你再細想，你父親與你起冷於冰名字是何意思，論理不該應試才是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冷於冰俯首認罪，此後放開懷抱。至下年二月中旬，獻述去下會試場，到四月柳國賓回來，知獻述中了第三名會魁，心下大喜；後聽到無力營謀，不得身列詞林，以知縣即用，已選人河南祥符縣，又不覺的氣恨起來。柳國賓說完，將獻述書字取出。於冰看了，無非是深謝感情的話，隨與相商：備銀三百兩，緞紗各二匹作賀禮，又差國賓星夜入都，直打發的獻述上任去了方回。陸芳又要與於冰延請名師，於冰笑道：「此時人與我師，亦難乎其為師；經史俱在，即吾師也，又何必再請？」陸芳道：「老奴只伯相公恃才務遠，考證無人；又怕為外物遷引，將前功盡棄。今相公既不願請師，老奴也不敢相強，只求做一始終如一，上慰老主人。老主母在天之靈，至於中會，自有定命，相公做相公的事業，老奴盡老奴的心思；日後不怕相公不做個官，老奴不怕不多活幾年。」於冰笑道：「你居心行事可對鬼神，怕你不活幾千歲麼？」陸芳道：「老奴今已六十八歲，再活十年就是分外之望，世上那有活幾千歲人？除非是神仙！」說罷，兩人都笑了。此後於冰於詩書倍加研求，比王獻述在日更精進幾分。到了十六歲。陸芳相商，要與於冰完婚。於冰道：「等我中會後，完婚也不遲。」陸芳相商笑道：「老奴前曾說過，中會自有定命，遲早也勉強不得。老奴叫相公完婚，實有深意：一則相公無三兄兩弟；二則老奴是風前之燭，死之一字，不定早晚，眼裡見見新生母也是快事；三則中饋主持還是未事，使各房家人媳婦有統屬，方算得一全美人家。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娶，相公須要依允。」於冰道：「你所言亦是。況男女婚嫁，是五倫中不得少的，你可代我慎選吉期舉行罷了。」陸芳大喜！先擇吉過茶通信，然後定日完婚。於冰追想父母，反大痛起來。合巹後，郎才女貌，其樂可知。次早拜祖先堂，瑤娘打扮出來，於冰再行細看，比昨晚又豔麗幾分。但見：

鼻倚瓊瑤，娥眉帶春山之翠；牙排珠玉，壑眼凝秋水之波。布帛隊裡生成，自厭豪華氣魄；詩禮人家長大，定須雅淡梳妝。身段兒不短不長，俏龐兒宜肥宜瘦；纖纖素手，恍如織女臨凡，蹙蹙金蓮，疑是潘妃出世。

於冰看了，倍加欣喜。過了滿月後，瑤娘便主持內政，他竟能寬嚴並用，輕重得宜，一家男女俱各存畏敬之心，不敢以十六七婦人待他。

時光易過，又屆鄉試之期。於冰將卜秀才夫婦都搬來一同住，拿定這一去再無不中之理，帶了許多銀兩，備見老師、會同年，刻硃卷、賞報子費用，一路甚是高興。到京嫌西河沿店內人雜，於香爐營兒租了戶部王經承前院住房安歇。三場完後，得意到一百二十分，大料直隸解元除了姓冷的，沒第二個人敢當此任。及至放榜日，音信音然，等候到日中，還不見消息。差人打探，不想滿街都是賣題名錄的，陸永忠買了一張送與於冰，於冰從頭到尾看了一回，不但無自己名字，連個姓冷的也沒有，只氣得手腳麻軟，昏倒在牀上。幸得國賓等喊叫不絕，待了一好會，方說道：「快去領落卷來。」直等到第四日，方將落卷領出。於冰見卷面上打著個印記，是第二房同考試官翰林孫閱薦。看頭一加著許多藍圈，大主考批了兩句道：「雖有佳句，奈精力已竭何！」又看二篇三篇，並二場三場表判策論，也加著許多藍圈，再看房官批語道：「光可燭天，聲可擲地，熔經鑄史，典貴高華，含蓋一切矣！」旁邊又加著一行小字，上寫道：「余於十二日三鼓時，始得此卷，幸喜榜首必出吾門，詎意加圈太多，反生猜忌，爭論累次，疑余與該生有關節也。功名遲早有分，幸勿懈厥操觚，當為鄉科作冠冕地，即為殿試作鼎甲地。勉之！勉之！勿負余言！」於冰看罷，大哭了一場，令柳國賓等收拾行李回家。這一年，瑤娘十月間生了個兒子。於冰雖然未中，然得此子，心上大是快活，與他起個乳名，叫做「狀元兒」；此後又埋頭經史文筆【章】，作下科地步。